

回教風雲人物

西北豪傑馬麟

(三)

●高文遠（前任立法委員）

麥加朝覲親善之旅

馬麟之宗教信仰非常虔誠，終生禮拜無缺，早年舉意朝覲，因戎馬一生，未克如願。

其兄馬麒於民國二十年八月五日逝世後，經青海省政府委員會決議，電請中央繼任青海省主席。剛剛到任半月，九一八事件發生，日本侵佔瀋陽，激起全國抗日浪潮。民國二十一年西藏發動青藏戰爭，二十二年孫殿英抗命西進，挑起了寧青阻孫戰爭，二十四年共軍自川北北竄青海，中央命令在青海南部佈防，以堵共軍北竄。國家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交迫的情勢中，據此判斷，大戰已迫在眉睫。

(三)麟馬傑豪北西
馬麟心感多年宿願似將無由實現，又念及朝覲是回教五大基本功修之最後一個，有生之年必定親到麥加一次，若不在大戰未開始之際前往麥加朝覲，一旦抗日戰爭爆發，則朝覲之宿願幾無實現之可能。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馬麟已是年逾花甲，六十有

三的高齡，他自己估量要等到抗日戰爭結束，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因為對日抗戰，一旦開打，不會短期內結束，因此下定決心，前往麥加朝覲，以實現多年的心願。

朝覲之意既決，即於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向中央請假半年，出國前往麥加朝覲；十月十二日到南京晉見蔣委員長，報告朝覲事宜。蔣除照准所請外，並特給旅費壹萬元，遂於同月二十七日乘英國「阿飛隆」號客輪自上海啟程，經香港、新加坡、前往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行前，馬麟經過幾番斟酌，決意帶年方十八的次子步榮（子波）同行。此一決定，主要是考慮到步榮做事比長子步榮（子仁）利落，膽子也大過乃兄，帶在身邊也好隨時有個使喚。

再說馬麟早先即曾有心想把這個幼子培養成爲一位阿洪，從小就在清真寺裡延師教誦古蘭經文，這回帶往聖地朝覲，自亦頗符這方面的期望。

馬麟的朝覲陣容十分龐大，西北家鄉的回教人士，聽到青海馬主席前往麥加朝覲，

踴躍自費參加朝覲行列者將近二百人，在當時可算是一大盛事，因為中國人能有這麼大的朝覲陣容，的確是個創舉。馬麟在家鄉河州聘了兩位優秀的經師作宗教顧問，第一是優努思阿洪，第二是馬忠阿洪。

近一世紀來，中國的回教經師，在西北最多，也最好；其中尤以河州地區的經師特別受人稱道。馬麟的兩位宗教顧問，是河州地區一時之選，也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

在海上航行期間，兩位顧問向同朝的哈吉們經常講解有關朝覲功修的條規以及應遵守的禮節，講解得非常透澈，衆哈吉都說：「這趟跟馬主席朝覲，得到的益處太大而且太好了！」同時在將近二百人中，飽學的回教經師，不乏其人，也參加講解宗教功修的行列，可說是相得益彰的盛事。

當時，沙國正當其開國者「伊品紹德老王」（阿不都阿濟茲）剛剛統一阿拉伯半島不久之際，根據外電報導得知，有一位中國西北回教地區的現任省主席馬麟，率領近二百人前來朝覲，可說是有史以來所罕見的，

因此特別交代給予多方的優遇。沙王之好客與熱情，使馬麟內心非常感動。但出人意料的是，馬麟所選聘的兩名飽學的經師，此時卻都躲在後面，不敢出場。原來，西北的回教經師，俗稱「念經人」，就是對阿拉伯文的回教教義及教律研讀得非常熟悉；其講經方式是打開經典「照本宣科」，講解時則用伊朗語、阿拉伯語和西北方言三種語言混合解釋，教民聽多了，也都能夠接受，並且相沿成習。他們對阿拉伯文的誦唸書寫，雖都能得心應手，可是，一旦要求當面語言溝通，或文牘往還時，才發覺是困難重重。

馬麟主席看到兩位顧問的情況，感到這一連串的宗教活動，實在無法達成理想的任務。平常在家鄉躊躇滿志自命不凡的經師，今日縮頭縮腦，對阿拉伯語文的無能，原形畢露，在應用場合，竟是如此不濟事。在初到沙國的一週內，沙王送來的公文函件，無法回答，沙王派來的招待人員所作的說明，亦無法講通過來，自己想給沙王表達的意見，亦無法翻譯過去，語言文字都形成障礙，實在到了措手仰屋，徒喚奈何的窘境！

奇蹟出現了！馬麟主席的隨行幕僚馬肇業（字敏齋）前來報告：「有兩青年學生要求謁見主席。」馬麟主席問：「那裡來的學生？」馬肇業答：「他二人說是從埃及開羅來的。」馬麟主席說：「很好，請進來！」馬肇業引兩位學生進去，見了馬主席說：「我二人是留學埃及的學生，接到南京一位朋

友來信說：馬主席帶了好多人到麥加朝覲去了，恐怕沒有通譯人員，叫我二人前來，給主席在必要時做阿拉伯文的翻譯，或者差遣辦點零星小事。」馬主席聽了之後說：「很好，很好。」兩位學生接著說：「這封信是南京一位姓高的朋友寄來的，他的這封信上說：就拿這封信去見馬主席。」馬主席接著問道：「這位給他二人去信的姓高的學生是那裡的人？」馬肇業把信詳細看了之後說：「報告主席，這位寫信的高文遠，是西寧東關的人，現在南京念書，他同我還是連襟之誼。」馬主席問：「你二位同學是那裡的人？叫什麼名？」他二人答道：「我是（義卜拉赫買）沙儒誠，我是（穆罕買德）馬堅，我二人都是雲南省人。」馬主席說：「你二人是真主差遣來幫助我的，實實在在是一種奇蹟，如果不是真主的大能襄助，那裡會有如此湊巧的事。我現在正苦於對沙國的文字和語言的溝通上實在沒有辦法應付。我聘請的兩位阿洪，只能在宗教條規上給我協助，至於其他一切應酬方面的文書和語言的翻譯上，實在一點兒也幫不上忙，你二位來得正是時候，給我幫幫忙，請二位搬進來，同我住在一起，有什麼困難，就找這位馬肇業哈吉。」

沙儒誠是埃及艾資哈大學中國學生部部长，馬堅是中國留埃及學生中頭角崢嶸的佼佼者，是位中阿兼修的通譯人才，他在艾大求學期間曾將中國古籍四書，以及老舍的「

駱駝祥子」等名著譯成阿文，介紹給中東回教世界的有名學者。他二人確實在馬麟主席的朝覲期間一切公私文書，語言溝通，事務處理上幫了很大的忙，使得馬麟主席的朝覲功修，圓滿達成。

馬主席完成在麥加的朝覲功課後，即晉謁沙王，並表示擬往麥地那敬謁聖陵。他在麥加購買了一大批米、麵粉、糖、茶、布疋之類，僱用了幾部大卡車載運，從麥加出發，沿途每見一個村子，停下車輛，叫那個村子的人來，不論男女老少，每人多少米，多少麵粉，多少糖茶，男子每人一件白布衣料，女子每人一件黑色衣料，每人還給些現金，老少大小一律，沒有分別。同時那個村子的頭目人說全村人數多少，便照數親自發給。沿途各村子都是照樣辦理。這樣發放經過全程約四分之一，馬主席的隨從人員說：「主席啊，每個村子有富足者，也有貧窮者，應當發給貧窮人，富有的可免了，同時村子裡頭人說的人數，或許不大確實，應當詳細核對一下。」

馬主席對這個意見的回答是：「你們說的很對，但依現在的情況我們根本無法作調查統計，那個人富有，那個人窮苦，我們拿什麼方法調查？關於人數的確不確實，同樣一個道理，我們客人，沒辦法在村子裡統計，也沒有權力做統計，舉意出散的財物，在教門上，不論富有或窮苦，一律都可接受，所以沒有必要統計，只要是表示接受的人，

我就給他一份。」

到了麥地那，遇見要求佈施的情況，他則只給錢，不發放實物，馬主席說：「城裡的人，有錢，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讓他們自己需要什麼，就用錢自己去買，鄉下地方則不一樣，有錢不一定馬上買得到東西，所以發實物，比較實用。」在麥地那住了十天，然後回到麥加，仍照麥地那的辦法，凡人要求佈施，他就給現金。他那時所捨的現金數字，在一般人看來，確是相當可觀，因此博得「中國人樂善好施」的美譽，相傳迄今仍為許多沙國友人所稱道。

經過半年的朝覲之旅，馬麟於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返抵上海，正好那段時間是學校放了春假，筆者特地去上海看馬主席，下榻於金門飯店，四月三日早晨去謁見，一進門就見到連襟馬肇業，他說：「主席前天一下船就問：『那個寫介紹信的姓高的學生來了沒？』今天早晨又在問，你來得正好，同我去見主席。」

我倆到了主席的房間，他正在同客人們談話，馬肇業向馬主席報告：「主席，這位同學就是寫介紹信的高文遠！」馬主席挪了位子說：「快過來坐在這裡！」第一句問筆者：「你心裡怎麼會興起寫信介紹人來給我幫忙的念頭？」我回答說：「我覺我們家鄉裡的阿洪，講解宗教經典，講得頭頭是道，但對於阿文不會寫，也不能說，更談不上翻譯。主席到了阿拉伯，一定少不了有公私應

酬，如果沒有好的通譯人員，實在困難不少，所以我給埃及的朋友寫信去，叫他們到麥加給主席跑跑腿，做做翻譯。」

馬主席說：「你想的完全對，我們的阿洪們是宗教師，只注重宗教學識，對於阿拉伯的語言、文字、撰寫一向沒有講論過，所以到了麥加，除了講解宗教課題之外，一無所知，看起來也十分寒儉！今後對阿洪的培育工作，一定要求中阿兼修，經書文字之外的應用文書寫及語言能力之培訓，一定要特別加把勁。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次的教訓太大，也太深刻，從埃及來的那兩位同學，實在能力很強，語言文字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對我的幫忙實在太多、太大、太好了，我已當面謝過他二位，你去信時，特別再提一提我的謝意。」

親為金老先生送殯

這裡還要特別一提上海小桃園禮拜寺的鄉老金子雲老先生。在抗日戰爭以前，每年出國去麥加朝覲的哈吉們，金老先生全都親自照顧，例如出國護照的領取，黃皮書的洽辦，哈吉們所需外幣的兌換，以及留沙期間醫葯衛生等，無不親自協助辦理。金老先生雖竭盡心力幫助哈吉們處理事務，但其間仍難免會有些誤會的情形出現。我國西北的哈吉們一生在鄉村過生活，出外旅行的一切景況，一無所知，在他們的想像中，出國很容易，好比騎頭毛驢，從甲村到乙村，就這樣

簡單；不知一到上海，要辦出國手續，辦這樣一個手續，那樣一個手續，自己不懂，便覺得不勝其煩，因此認為這些繁複一連串的手續，是金老先生給他們找的麻煩，有的人說：「我在家鄉活了幾十歲，無病無痛，沒有吃過葯，健健康康的活著，出國去朝覲，一定要打針，這不是找麻煩是什麼？」有時金老先生兌換來的外幣，認為太貴了，粗言粗語頂撞金老先生，且全部拒收，把自己的鈔票收回來，自己去兌換。結果在街市上跑了兩天，一則門道不熟，二則就算找到兌換外幣之處，兌換價格也遠比金老先生的要貴，於是回來又去見金老先生說：「請不要見怪，還是請您老人家幫忙兌換。」金老先生又去把外幣兌換來，交給哈吉們。原來金老先生在上海商界人頭很熟，兌換來外幣是市場中最便宜的價格。

金老先生在得知馬主席回程已到新加坡的消息後即一病不起，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給家人說：「希望等到朝覲團回到上海，全體哈吉給我舉行殯禮。」無巧不巧，金老先生夜晩逝世，次晨馬主席乘的哈吉船就航抵上海，第二日晨禮後由馬主席率領將近二百位哈吉給金老哈吉舉行了殯禮。這件事實，在上海回教界認為是一件奇事，也是難能可貴的大事，平常舉行殯禮，總是幾十人，或近百人，金老先生的殯禮，連同本坊教親，將近三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剛剛落船，新朝覲回來的哈吉。金老先生多年來為

朝覲的哈吉們熱忱服務的辛勞，實實在在得到了仁慈 眞主的最大回賜！

不問政事德高望重

馬麟在民國二十五年組織規模龐大的回教麥加朝覲團，主要目的固然是爲了一償其在教門上一椿宿願，但另一方面，也是有感於自民國二十二年「青藏戰爭」結束以來，其侄馬步芳崛起於軍旅，勢力逐漸增強，有覬覦其權位的野心。馬麟爲顧全大局，不願因家門叔侄相爭而造成危害國計民生的事端，於是請假暫離青海，率團出國以爲緩衝，並將省主席的職務交予步芳代理。

馬麟主席在沙國期間，曾與沙烏地阿拉伯開國君王阿不都阿濟茲·伊本·沙烏德（按即紹德、費瑟、哈立德、法赫德諸王之父）朝夕相處，感情極睦，並結成義兄弟。未料此段機緣竟莫下二十年後（一九五七年）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建立正式邦交之基礎。民國二十六年四月，馬麟朝覲功修圓滿返國，隨即攜子步援前往奉化溪口，晉見甫自「西安事變」脫險返籍未久的蔣委員長，並報告赴聖地之經過與沙國國情，蔣隨即取出紙筆，親書「德高望重」四字相贈，馬麟爲之感奮動容。

及至返回青海時，馬步芳已利用馬麟離青朝覲的這段期間積極培植其在政、軍方面的力量，雖將省主席的職位交還馬麟，但實際上馬麟上已無法視事，形同被徹底架空，

而且更感受到被排擠的壓力日益增強，三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全面展開，西北大後方各省動員一切，支援抗日戰爭，一切軍政情勢，大異於往昔。

馬麟自以年事已高，對此亙古未經的偉大時代，自覺責任重大，且又因實權已操於親侄步芳之手，而深感力不從心，遂於民國二十七年軍訓部長白崇禧將軍前來青海省視察之際，表示了讓賢之意：「本人年事已高，且抗戰軍興，政治設施，皆以動員一切，支援抗戰爲當務之急，如此重大責任，實感力不從心，無法施應，再三考慮之結果，決辭青海省主席之職，讓較年輕有朝氣之才俊接替，對抗戰大業，有所貢獻！」白崇禧答應回去向中央報告，不久，中央於同年三月二日明令調馬麟爲國民政府委員（相當於今之總統府資政），馬步芳接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馬麟就任地位崇隆但無實權的國府委員後，即回到甘肅臨夏卮藏鄉鳳林園老家，從此幾乎不再過問政治。他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與回教經師講論宗教義理，對宗教教規虔誠遵守不逾。民國三十四年元月二十六日病逝於卮藏，享年七十二歲。

葉公超談馬麟朝覲

沙王紹德在談話中曾提到沙國皇室與中國西北馬家的一段往事，頗饒興趣。他依稀地記憶很久以前，曾有一位中國的回教將軍

率領大隊人員前往麥加朝覲，與其父王 Mr. King Abdul Aziz al Saud（即通稱之伊品沙德老王）晤面，受到熱烈的歡迎與優渥的款待，並成爲摯友。聽說其侄（按指馬步芳將軍）現寄居埃及開羅，一九五三年曾來沙京參加父王殯禮，及慶賀本王登基大典，舊交重敘，至感快慰等語。言下有懷舊之情，這時中國正有與沙國進行互換大使之議，一經口頭提出，立獲沙王同意，沙王並詢馬步芳將軍是否可爲中國首任駐沙大使或館中要員。本人未敢答允，僅謂當向蔣中正總統報告。

關於中國西北馬家與沙國王室世交淵源的實際背景，據說是這樣的：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前青海省老主席馬麟（字勳臣）將軍曾帶領一批人員前往麥加參加朝覲大典，當時沙國開國國王伊品沙德在位，聞係自中國而來的回教將領且係現任（青海）省主席，遂待以上賓之禮，朝覲期間兩人時常面晤，一同洗天房，駐阿拉法特山，而在米納山谷大露營期間，兩人帳篷相去不遠，朝夕相見。由於伊斯蘭弟兄之情誼，更由於英雄識英雄之關係，兩人之間很自然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馬麟主席當時曾攜帶了一筆爲數可觀的現金，原擬在麥加聖地建立一所「中國哈吉館」，以爲接待中國朝覲者下榻之處（按中東各回教大國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均設有類似之哈吉館）。嗣以寧夏省馬老主席福祥將軍及其哲嗣

馬鴻逵將軍父子早已在麥加設有「哈吉館」，爲了避免重複及不願掠美起見，乃決定作罷。而將該筆鉅款——計中國銀圓二十萬元（以民國二十五年銀圓與美金匯率折合美金約合七萬餘元），分爲兩部份，一半用來散發予沙國及外來朝覲之窮苦教胞弟兄，作爲

慈善捐助，另一半則作爲沙國對我國朝覲教胞改進設施之用，一時轟動全沙國，引起朝野之重視與尊敬，因而也贏得了沙國政府與人民對我中華民國之好感與友誼，可以說無意中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參採中外雜誌葉公超定中明著作）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楊勇愨公議、左宗棠奏摺、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甘肅青史略正編、西藏研究、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楊勇公奏議、甘肅青史略正編、劉中丞奏議、臨夏回族自治區概況，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馬少雲回憶錄、青海三馬等書。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爲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爲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爲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